

評王匪洪文在毛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

王卜珊

最

近台灣有關方面，獲得毛共第二副主席王匪洪文在毛共中央高級讀書班上的報告全文，我們展讀之下，深切感到這一文件，大量暴露了當前毛共內部許多思想上組織上和工作上的重大問題。

毛共「十大」以後，原計劃是要召開「四屆人大」，以中止政權機構殘破不全的局面；同時，把所謂的接班人，正式推上政治舞台上去。但「人大」，只是雷大雨小，不見開鑼，論者咸認其內部矛盾與鬥爭形勢的激化，迫使毛共無法依計而行。

今日王匪這篇報告，正暴露了這些矛盾與鬥爭。但王匪在報告中，有些詭辯、掩飾與恫嚇之處，若不加以分析、論證，也有使人墜入五里霧中，看不清它的真相。

筆者不敏，擬以王匪報告為藍本，擇其要害之處，一一加以駁正，同時，這些駁正意見，或者正是今日大陸若干反毛幹部與羣衆所持意見，毛江集團所無可奈何者。

誰

都知道，王匪洪文，在文革以前，是一上海工人，也當過兵，在階級成份上說，不失為毛共所應羅致人物，或樣板人物。但王匪年事甚輕，今年僅四十一歲。在鬥爭的資歷上說，是毛共政權下的第二代人。毛黨「十大」召開後，立刻上竄成爲毛共中央第二號人物，顯非立功積勞所致，而是毛江夫婦一手提拔出來的。因此，說他是文革派的頭頭固無不可，說他是毛江夫婦袋中傀儡，也無不可！王匪以這樣一個「成份」，在毛黨中央所作的報告，其政治立場，當然是毛江派或文革派，一味爲「文革」的敗壞而辯護的。

現在且看王匪的報告內容，我們一一加以駁正。

首先王匪提出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問題，他說：「文化大革命，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大革命，絕不是單純的學術討論。運動初期，有些人是

上了這個當，以爲這是學術討論，實際在劉少奇指使下，彭真一伙跑出來撿出一個修正主義的『二月提綱』，實際是包庇右派打擊左派，妄圖把運動引向純學術討論的資產階級軌道」。

在中共的歷史上說，時常有過文化思想學術爭辯的。這次既然標榜「文化」二字，破四舊，立四新，一般幹部與羣衆，自然也就認爲僅屬於文化思想上的鬥爭。誰知毛澤東袖裏的陰謀，以「文化」鬥爭爲幌子，以政治鬥爭奪權爲實質。不僅一般幹部、羣衆上了當，連最高級的劉少奇、彭真一流人物，也上當了。如果一開始，毛匪光明正大，即以政治大革命爲表裏，我想劉少奇一伙，絕不致于困處北平，讓毛林一伙一個一個從容宰割。

黨

內文化思想學術之爭，用毛共術語，應屬於「人民內部矛盾」。倘使是政策、路線之爭，政治權力之爭，那就是「敵我矛盾」。前者可以教育的手段，加以糾正；而後者必須敵我鬥爭，鬥個你死我活，才可得出結論。文革初期，誰能分清這場革命，是屬於什麼「矛盾」的？那只有毛澤東可以自由欽定。所以在初期高級幹部如劉（少奇）鄧（小平）彭（真）陸（定一）也搞不清，拿不穩這是屬於那一類的鬥爭。彭真拋出的「二月提綱」實際也不是屬於什麼修正主義，只是就「文化大革命」這塊招牌望文生義而言，搞一套學術討論提綱，讓那些書呆子們爭個是非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毛澤東心中有鬼，志不在此，當然是不滿意的。王匪洪文這一說，只是成王敗寇的論定。

且「文革」初期，從文化思想之爭，轉變爲政治權力之爭，時間上也非常迅速的。讓劉鄧派，措手不及。我們記憶所悉，「五、一六」文革十六條公布以後，不及三個月，鬥爭的矛頭，就指向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」了。彭（真）羅（瑞卿）陸（定一）楊（尚崑）已戴上高帽子在北平街頭上示衆了。

毛匪澤東，慣於使用政治詐術，或是陽謀，或是陰謀，總是安排圈套，讓他所認定的政敵，自投羅網，自陷泥淖，難於自拔。即是今日王匪所說的「有些人上了當了」。不過上了當的幹部或羣衆，一旦醒覺過來，還會心悅誠服嗎？毛共自文革至今，已經八年了，而內部鬥爭的波濤起伏，其最大癥結在此，其對文革永懷不平也在此。

第二

二，王匪又提出現在中共一般反毛幹部，對「文革」價值與意義的重估問題。他說：

「在我們的隊伍內部，包括『黨』內外，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，還像七、八年前一樣，很不理解，很不認真，很不得力。有的混淆是非，顛倒黑白，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繪得一團黑漆，簡直像洪水猛獸一樣；有的一提到文化大革命，就毛骨悚然；有的認爲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，今後再也不要搞了。有的說，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取得了偉大勝利，但是在我們這裏看不到。特別是在高、中級幹部，說法是各式各樣的」。

王匪這段話，暴露了今天中共反毛幹部中完全否定文革價值和意義的。但是提法和說法，在暴力恐怖之下，還是相當的保守和消極的。即使如此，也爲王匪所不滿，于是他復指出：

「文化大革命，打倒了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（按指劉少奇與林彪集團），這是最大的勝利，怎麼看不到呢？要說是看不到，就把自己置身于全黨之外了。劉少奇、林彪一伙要是上台，資本主義就要復辟，我國社會就要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去，就會變成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，成千上萬的人頭落地，到那時你還說看不到？」

「有的地方修正主義路線是相當利害的，如舊中央中宣（傳）部、中組（織）部都不在我們手裏。不要說被資產階級專了多年政的文化戰線了，就拿工業戰線來說，修正主義路線還很深的。」

「有些企業形式上在我們手裏，實際上掌握在資產階級代理人手裏，有的甚至在資本家手裏，在這樣一些單位，如果不來這樣一場革命，怎麼行呢？光這一次還不行。」

「現在有些省市各別單位，關鍵是領導的問題，有些是好人，但思想是修正主義的，資本主義」。

王

匪這段話，除了說打倒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與事實不符之外，有些很值得玩味！值得追索！

文化大革命，正式轉變爲政治鬥爭，是毛匪有陰謀有計劃有步驟的。一九五六年八月，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，毛匪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會議場上，叫做砲打司令部大字報，也還沒有指名出來，後來紅衛兵鬧開了，這個司令部，就說是屬於劉少奇的了。在整個文革過程中，打倒劉少奇及其一伙，是一件大戰鬥，但是如果沒有林彪主持下的軍事力量，槍桿子的力量，以三支兩軍名義，進入機關，進入學校，加上街頭上紅衛兵的示威叫囂，迫使劉少奇及其一伙動彈不得，反擊無力，毛匪要打倒劉少奇司令部，恐怕不會這樣迅速奏效的。那時毛江集團喊出的口號，「全國學習解放軍」，十分迷信「槍桿子裏出政權」的。不意，後來林彪反毛了，而至于出奔死亡，現在被王匪加上一個不不倒的「司令部」了。所以與事實不符。至于說這兩個「司令部」集結組成，由來已久，是否就會使社會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，那也是自說自話，沒有什麼說服力！倒是現在文革已經七、八年了，工業戰線上，企業單位的領導人物、掌權人物，在思想上還是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，這對毛共政權說，還是危險的。而企業單位的大權，又不在文革派手裏，文革派決不放心，決不甘休。所以王匪的口氣，還是主張再來一次二次的「文革」奪取企業單位、職工戰線上的大權。

且

文革以後，毛共在經濟政策上，始終是左右搖擺不定。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路線。以「抓革命，促生產」來講，這是一事的兩面，毛共的領導幹部，也掌握不定，到底這兩者之間倚輕倚重的問題，難以解決。現在王匪在報告中，還在清算林彪的「唯生產力論」。他說：

「林彪在本質上也搞了一套同劉少奇一樣的修正主義路線，他夥同陳伯達在『九大』前搞了一個『唯生產力論』的政治報告，說什麼『九大』以後的主要任務，是發展生產，妄圖以合法的形式，對文化大革命實行反攻倒算」。

這樣說來，文革派，是反對發展生產的了，但就在最近，毛共發布「中發一九七四」二十六號文件，要求各地區、各生產部門，「以批林批孔爲動力，進一步動員廣大職工，大鼓幹勁，苦戰十一月，爭取十二月提前完成第四季度生產計劃，迎接四屆人大的召開」。

從這些文件、說法看來，似乎十分矛盾的。在共黨一貫的想法和做法，

總是想用政治的和心理的來帶動生產力，解決生產問題，反對用經濟的手段來鼓勵生產力，解決生產問題，因此，其目的也總是落空。老牌共產黨俄共過去如此，幼稚的毛共也不例外。

王匪所說的企業單位的領導幹部，思想上還是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，實際上他們是反對用政治手法，來處理經濟問題的。因此大大杯葛或抗拒毛共的現行政策。現在毛共旗下的企業職工單位，爲了要促進生產，所謂「物質刺激，獎金掛帥，按件取酬」又在暗地裏發揚滋長了，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主義連根復活了，文革派其如之何！

第三

王匪提到「文革」鬥爭所留下一系列的「後遺症」。當然王匪說辯說成修正主義的後遺症，而不是文革的後遺症，按其實際，倘無「文革」這場反覆鬥爭，匪偽黨政組織中，當不會出現這些情況和事實。而王匪若干問題的自供，正是當前大陸人民的心聲。王說：

(一)「還有人說，文化大革命好是好，但形式是不是非要這樣搞？就是說，不能搞『四大』，不能搞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』，他們不主張聯合起來，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，無非是否定了這些，就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。

現在可以想見大陸人民和中共幹部，對文革如此鬥法，還是心存懷疑和反感的！不過，當年毛江一小撮人物，如果不搞羣衆運動，不搞「四大」，不煽風點火，一如過去微風細雨地的整風的鬥爭方法，是不能奪得劉鄧派之權的。毛江夫婦的陰謀在此。且所謂的「四大」，其主動權，完全掌握在造反派手中，形成「一面倒」。只聽見毛江派的聲音（包括報紙、廣播、雜誌、大字報），沒有劉鄧派的聲音和辯護。而所謂的「大辯論」也是假的。這點，明眼人看的十分清楚，毛江派實在不易壓服人心的。

(二)「有人說，老幹部過去南征北戰，文化大革命七鬥八鬥」。

「還有一種人，對羣衆的沖擊，總是耿耿于懷，解放了，上台了，一有機會就想整羣衆，江西省的幹部，就是如此」。「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被揪鬥，眼總是要還的，不拿利息就不錯了，出口氣有什麼不可以」。

「現在有些地方，老幹部犯錯誤，可以一看二幫，允許改正，但新幹部一犯錯誤，就一棍打死。爲什麼老幹部犯錯誤可以教育，新幹部就不能教育，要打下去呢？這不公平嘛？老幹部對新幹部要有傳、幫、帶的問題，培養

接班人的問題。地方上的阻力還小，軍隊阻力大些，我就主張找一個卅歲左右的人，担任一大軍區司令員」。

「我們大部份幹部頭腦裏存在着謠言市場。……有的地方散布『反革命謠言』，如『打掃廟宇，請進真神，老帥歸位，小兵回營』，不管什麼叛徒、特務、走資派統統都歸位，包括劉少奇也要請回來。文化大革命新事物，要統統打下去。……毛××嚴厲批判這個反革命謠言，把它改成『打掃廟宇，請進真神，老帥歸線，小兵提升』。講老幹部就論資挑輩，不論現實階級鬥爭中的表現，是錯誤的。……」

「有人把文化大革命，說成是一場大誤會。非常反動。他們有套說法，『老幹部回崗位，新幹部回單位，支左人員回部隊，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誤會』。這是思想問題，這是典型的唯心史觀」。

前

面系統地引用王匪五段報告文字，充分暴露了文革最大的一個「後遺症」，新老幹部矛盾問題，也就是新老幹部的鬥爭問題。這問題，不但今天不得解決，恐怕隨毛共政權的總崩潰，也不得解決。

在文革期間，由于毛江集團打擊面太大，老幹部所遭受損害太慘太重。但奪權以後，新幹部無法大量接班，只好次第起用老幹部。坦白、認錯過關。而老幹部的怨憤，仍難以平息，一意要求平反，報復。所謂「解放了，上台了，一有機會就想整羣衆」。此地所說的羣衆，是指造反派，新幹部。王匪是此中突出人物，當然對此是十分敏感的。

至于說「老帥歸位，小兵回營」，這是老幹部的要求。毛匪改作「小兵提升」，却與一般老幹部「輿情」相衝突的。不過，看今年「八、一」與「十、一」前夕，有大批老幹部被解放了，而且「官復原位」，的確是「老帥歸位」現象。論者謂這是毛江夫婦的左傾機會主義的退却。而且最近毛匪一再哀求「黨內的團結」與「社會秩序的恢復」，也可作一反證！

值

得更注意的「接班人的問題」，王匪供認「地方上的阻力還小，軍隊阻力大些，我就主張找一個卅歲左右的人担任一大軍區司令員」。這說明王匪曾代表江青勢力插手軍權的鬥爭，所以王匪也頗了解軍中的情況。過去一再傳說王匪可能繼李德生之後，出任匪軍總政治部主任之說，是有跡象可尋。但軍中抗拒文革派奪權，抗拒批林批孔運動若干措施，是一事實。今日毛江夫婦，也無可如何！原因是軍隊需要專業人員，才可勝任，

非文革派人員所可負擔。軍隊幹部，數量太大，批林批孔，以「莫須有」罪狀，加在林彪與孔子頭上也確引起反感！毛江夫婦，不敢進一步的大整軍中幹部，恐引發激變，道理在此，其中「收」與「放」、「整」與「保」之間的分寸，自在毛江夫婦手中斟酌的，非王洪文輩所可理解。王匪主張以卅歲左右人物，出任一大軍區司令員，是幼稚的激憤之詞，但可想見一般「老司令員」之不合合作乃爾！廿四日中央社透露紐約週刊傳說：「毛匪澤東最近壓伏匪軍頭目的努力，顯已失敗。毛匪巡視東南各省，在武昌東湖召見軍事頭目們，他們所表現的態度，比毛某預期的還要頑強，結果，毛某祇有見風使舵，發表了一份『自我檢討』，自承他的政治上的判斷，並不是萬無一失的」。雖屬外電，尙待證實，但毛匪對軍事幹部、老幹部的讓步，是很顯然的事。

(三)「還有一個傾向，認為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是極左；其實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是極右，而不是極左，右得不能再右了。但不久前，有個大學有人說，『極左不批，是非不明』，……中央的教育會議紀要，也早就評過了。就是說，在教育戰線上十七年基本沒有執行毛××的路線；被修正主義專政了。毛××致江青同志的信中說，『北大、清華，是根深蒂固的盤根錯節』。現在有人說，是『極左』思潮的產物。把這些話到處傳。對某些人來說，批極左、批林彪是假的，批文化大革命是真的。我們的結論，是極右不批，是非不明。當前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，就要批判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。不批林彪的極右實質，要鞏固、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，是斷然不可能的」。

王 匪這段話，也暴露了毛共當前批林批孔的問題，在大學中，在知識羣中，是怎麼一個反映。從一九七四年年初開始，到現在為止，整

毛共對泰國的顛覆陰謀

張耀秋

一 毛共積極支持泰共叛亂

東南亞的情勢，並未因越戰停火協定及寮戰停火協定的簽訂而趨緩和，

個批林批孔運動的時程，沒有出現高潮。尤其在大學裏，在軍隊中是冷冷落落的。原因很簡單，毛共所指控的無論「理論」與「實質」，都沒有說服力。且在軍隊中，尤多反感！「八、一」「十、一」前夕，大量解放當年文革時期被判定的走資派、叛徒、特務，都一個一個出籠，一個一個「老師歸位」，還有什麼勁兒再批新叛徒，新復辟的走資派？

不僅如此，批林批不下去，也就算了，還惹火上身。羣眾自然地會轉移方向，批到文革派身上去了。況且對於林彪來說，「左」「右」他都有關係。王匪說他是「右」，「右」到極頂，那可能指他搞政變，搞奪權，搞封建割據？然而林彪在文革期中，是「左派」的大後台，誰能說他是「右派」呢？因此，誰左，誰右，只有毛派自我「欽定」，并無客觀標準，這也難以令人心服的！況且「左派」「右派」實質上對人民羣眾切身利益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這種狗咬狗的是非，他們是不願餓着肚皮去論定的！

現在批林批孔運動，看來已近尾聲了。但黨內外反共反毛思想的鬥爭，是永遠不會停息的。

王匪洪文這篇報告的要點，我們一一駁正如上。據說，毛共今天把這篇報告，當作一種黨內的教育文件來處理，列入「機密」分發至「團級以上機關和部隊」。我們實在難以理解，這篇報告內容，含有什麼「教育意義」？其所得一定是反效果的。正如前年毛共公布林彪的「五一七工程紀要」的政變計劃，林彪所指控毛匪若干精關的「語錄」「警句」，被軍中流行起來。我們有理由深信，王匪報告中如所列「謠言」，也會在機關部隊中風行起來。這種反效果，也許是毛江集團一小撮人物所預料不及的。

六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脫稿

共黨反而利用此二個停火協定而在越南與高棉發動攻勢，藉以擴張地盤，並同時向泰國大舉滲透進攻。近年來，毛共雖然不斷裝出其「笑臉攻勢」，企圖迷惑世人，但實際上，毛共却在暗中變本加厲向東南亞各地，進行其滲透